

戈公振《世界报业考察记》校读记

邵春驹¹,潘 莉²

(1.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,江苏 盐城 224002;)
(2. 东台市图书馆,江苏 盐城 224200)

摘要:商务印书馆2017年整理版戈公振遗著《世界报业考察记》,嘉惠学林甚大,然其中有少量文字讹误,对此略做校正与辨析。

关键词:《世界报业考察记》;整理本;辨误

中图分类号:K210.9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8-5092(2020)02-0050-05

1931年,著名记者、新闻学家戈公振著《世界报业考察记》一书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。在次年日军发动的“一二·八”战争中,商务印书馆遭日军炮击,大量文献书稿被焚毁,《世界报业考察记》稿本亦在其中。在将近九十年后,刘明辉、孙戈先生从戈公振遗留文献中发现该书手稿,加以整理,仍由商务印书馆于2017年7月出版。该书是现代新闻学史上的重要著作,今得各方努力而面世,实为纪念前贤、嘉惠学林的善举。该书出版后颇获赞誉,被评为“2017商务印书馆人文社科十大好书”之一。学界评价:“戈公振只考察了英美两家报纸,却冠以‘世界报业’,表明他对世界报业格局与标杆的体认,以及对中报业融入世界报业大潮的深沉寄托。”^[1]这一版本由整理稿和原稿影印稿两部分组成,读者既可阅读文本,又可欣赏戈公振及当时参与誊抄的其侄戈宝权等的遗墨,更为可贵。当然,由于遗稿年代久远、字迹辨识不易,且原文使用文言文,有的文句理解有难度,因此整理稿也存在少量讹误。笔者对该书作了仔细校读,现对其中较重要者略加辨析,俾使读者使用该书时有所参考。

Times译意为时,而旧译多作泰晤士。(第1页第5行)^[2]

按,“多作”,原稿作“均作”。

又英美用金镑或金元,今与国币兑换率比,

……(第1页第6行)

按,原稿无“今”字。

“伦敦泰晤士报参观记”(第2页标题)

按,原稿于“泰晤士报”后补一“馆”字,为戈宝权笔迹。故此标题应为“伦敦泰晤士报馆参观记”。下面第二部分标题为“纽约泰晤士报馆参观记”,与此一致,可作旁证。

郑氏系留英学生会会长,亦愿藉此机会会参观者。(第2页倒数第1行至第3页第1行)

按,“机会会”,衍一“会”字,原稿无,应删。

而一次打成原稿五六份,省时节贵,莫妙于此。(第4页倒数第4行)

按,“省时节贵”不通,辨认原稿,应为“省时节费”。

有专任皇宫消息者,有专任法庭消息者,……(第4页倒数第3至第2行)

按,“皇宫”,原稿作“皇室”。

国外则巴黎有分馆及直属通讯员六人。(第4页倒数第2至第1行)

按,“通讯员”,原稿作“通信员”。以下第5页第6行,第8行,第9行,倒数第3行之“通讯员”,原稿均作“通信员”。

一九二六年之土耳其等,……(第5页第5行)

按,原稿无“等”字。

收稿日期:2020-01-09

基金项目: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(2018ZWA002)。

作者简介:邵春驹(1967—),男,江苏东台人,副教授,博士,研究方向:民国文献。

有以犁牛驼载者,有雇急足走送者,……
(第5页倒数第6行)

按,“犁牛”之“犁”,原稿作“犁”,为戈宝权笔迹。“犁牛”为犁地之牛,与此处驮负之牛不合。“犁牛”意为杂色牛,与此处上下文相合。下倒数第4行“犁牛”,原稿亦作“犁牛”。

以后十二先令六便士。(第6页第7至8行)

按,“以后”后,原稿有“每行”二字,整理本脱漏。上文:“每行六字二先令”“每行六字六十三先令”,此处与上文呼应。

爰不惮颯缕,再从历史上加以介绍,……(第10页第8行)

按,“颯缕”不成词。此处原稿非戈公振及戈宝权笔迹,为又一人誊抄。原稿作“颯缕”,戈宝权改“缕”为“缕”。此处戈公振原文当为“颯缕”,意为详细叙述,“不惮颯缕”为自谦说法,引起下文详述该报历史之文。与上下文意贯通。

黑僧之得名,因其地本为黑袍僧派(Dominican)之教寺。(第10页倒数第4行至3行)

按,“之教寺”前,原稿有“缁衣”二字。旧籍常用“缁衣”指称僧侣。如唐代刘禹锡《乐天少傅五月长斋广延缁徒谢绝文友坐成瞬间因以戏之》:“宾阁缁衣占,书堂信鼓鸣。”刘商《题禅居废寺》:“凋残精舍在,连步访缁衣。”戈公振当亦如此用法,故此处“缁衣”可通。

高处以罗马字模排“The Times”两字,以此名报,时一七八八年元旦,乃星期二也。(第13页第3至第4行)

按,原稿作:后之以此名报。实由此误会。上所述之变易。时为一七八八年元旦。乃星期二也。戈宝权说明:此行与原文(P5)不合。可改为:“两字。以之名报,时一七八八年元旦也。”与戈公振原文比较,“一七八八年”前少“为”字,与戈宝权修改之文比较,“元旦”后多“乃星期二”四字。他处凡戈宝权改动者,整理本均据从,且此处戈宝权已说明修改理由,故宜从修改之文。

但华氏之广览杂件印刷,实命定其为印刷界前驱,……(第13页第6至7行)

按,“广览”与“杂件印刷”不能搭配。查原稿,“览”作“揽”,是。意为广泛招揽、承接杂件印刷业务也。

子华尔透第二(一七七六—一八四七)克绍其裘,学于牛津。(第13页第7至8行)

按,“克绍其裘”,原稿作“克绍箕裘”,是。此

词见于《礼记·学记》:“良冶之子,必学为裘,良弓之子,必学为箕。”旧籍常用,已成成语,意为能继承父辈祖辈事业,与此处上下文相合。

至所夸示之同时印成数千纸语,……(第14页倒数第4行)

按,原稿“数千纸”后有“一”字,整理本佚。

故其真实之沿革,仍当求之于其内容之记载。(第15页倒数第4行)

按,“记载”,原稿作“纪载”,应从原文。“记”“纪”手写体形近,仔细辨识戈公振笔迹,可发现其写“记”,言字旁或写作“言”,或上面一点突出,与下面笔画分开,写“纪”则笔画相连,区分明显。又通常用“记”之处,戈公振喜用“纪”字。文章题目有《纪巴黎之中国玉器展览会》《国际报界专家会议纪略》《庶联访问纪(苏联通讯)——从日内瓦到莫斯科》《纪德国世界报纸博览会》等。下倒数第3行至第2行“作简短之记述”,第16页第1行“作忠实之记述”,原稿亦均作“纪述”。第33页倒数第2行至第1行“予以其足供我国报馆之参考也,乃记之特详”,原稿亦作“纪”。

其初晨报之与泰晤士竞争者仅三:The Morning Chronicle, The Morning Post, The Morning Herald 是也。(第17页第5行)

按,“The Morning Herald”前,原稿有一“及”字,整理本佚。

彼组织其独有之流通信讯方法,……(第18页第1行)

按,“讯”,原稿作“信息”。

其时英人适多瞩目于此也。(第18页第5行)

按,“瞩目”,原稿作“属目”。“属(zhǔ)目”为“瞩目”之异写,可通。

以邮件载于航行近屈锐斯特海口之澳船。(第18页第6行至第7行)

按,“澳船”不成词,辨认原稿,作“渔船”,是。

华氏复不以其首先聘用所谓特别通信员为备足,……(第18页第7行至第8行)

按,“备足”不通。原稿作“满足”。整理者误认“满”为“備(备)”字。

一八三七年减为五辨士。(第18页倒数第1行)

按,“一八三七”,原稿作“一八三六”。

又于其所载佐治·梅里的斯(G. Meredith)之

《十字路口之女神》一说部中,……(第 19 页第 3 行至第 4 行)

按,“佐治·梅里的斯”,原为英文“George Meredith”,无汉字。“女神”,原为英文“Diana”。又原“说部”前无“一”字。

今之泰晤士,虽以稍逾法度,顾犹匿名如故。(第 19 页第 9 行)

按,“以”字在此不通,原稿作“似”,是。

戴氏识其时机已至,……(第 20 页倒数第 1 行)

按,原稿“识”前有一“认”字,在上一行最末,且旁边有修改,故整理者遗漏。

此鲁氏之继任者,所至均克显其战事通讯之长方。……(第 21 页第 2 行)

按,“长方”不可通。查原稿作“才”,是。“长才”一词旧籍多见,如唐代杜甫《短歌行送祁录事归合州因寄苏使君》:“后生相动何寂寥,君有长才不贫贱。”宋代刘仙伦《好事近·春事恰平分》:“长才杰出应时须,一郡赖纲纪。”即杰出才能之意。

但仍认征税于新闻纸,乃对知识、教育、真理、公意、善良之风俗、善良之政治征税,……(第 21 页第 8 行)

按,“于新闻纸”前,原稿有“及”字。“征税及于新闻纸”即征税征到新闻纸头上之意。

继道(唐)森而起者,则为国外通信及国外新闻主笔斯梯德(William Steed)。(第 22 页倒数第 5 行)

按,“斯梯德”后,戈宝权改稿有一“氏”字,整理稿遗漏。

一九二三年北岩爵士作古,……(第 22 页倒数第 4 行)

按,“一九二三年”,戈宝权改为“一九二二年”,是,当据从。北岩实卒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十四日。

然彼在学生时代,已能表显其新闻记者之大才。(第 24 页第 2 行至第 3 行)

按,“大才”,原稿作“天才”。

一九〇九年,在孟却却斯特同日出报,……(第 25 页第 8 行)

按,原稿作“孟却斯特”。此处衍一“却”字。孟却斯特,今通译曼彻斯特。

北岩尝言,《每日电闻》以一八五五年褴褛其形,……(第 26 页第 4 行)

按,“褴褛”,原稿作“褴缕”。此词可写作“褴缕”,宜遵从原文。

北岩向抱定独立宗旨,遇事必与各主笔会商,……(第 26 页倒数第 2 行)

按,“向”,原稿作“仍”。

当令罗石美爵士以书面记其愿出之价格,爵士又增十万镑,先出一百卅五万镑。(第 27 页倒数第 2 行)

按,“先”,原稿作“共”,是。上文倒数第 4 行:“彼(罗石美爵士)愿以英金百廿五万镑为泰晤士之代价”,合计正是一百卅五万镑。

北岩反对英日同盟,百折不挠,力持同盟足以危害英美交谊之说。(第 29 页第 7 行)

按,“交谊”,原稿作“友谊”。

予于在日本受感其之招待后,发表如此宣言……(第 29 页倒数第 5 行)

按,“感其”在此与上下文不通。原稿作“盛大”,是。

近世纪来,报界之人才亦众矣。(第 32 页倒数第 2 行)

按,“人才”,原稿作“人材”。

乃致书其编辑长卜却尔(Fredrich T. Bischall)氏道将求参观意。(第 33 页第 2 行)

按,“将求”之“求”,原稿作“来”。

确如来日太阳或潮汛之升落者,……实为整个之世界,——自然界、艺术界、文学界、科学之发见及推展,以及日常全部人类生活之演进,……(第 34 页倒数第 1 行至第 35 页第 1 行)

按,此处戈公振原稿作:确如来日太阳潮汛之升落者,……实为整个之世界,——自然界艺术文学界科学之发见及推展以及日常全部人类生活之演进,……戈宝权改作:来日太阳或潮汐之升落者,……自然界、艺术界、文学界、科学界之发见及发展以及日常……整理本未全按照原稿,亦未全按照戈宝权。宜依据戈宝权改动之文。

有时亦用于有新闻消息之见端来自电报电话之时。各项付托及负此专责之访员,咸载诸是日一览表中。(第 35 页倒数第 5 行)

按,“新闻消息”,原稿作“新消息”,此衍一“闻”字。“是日”后有一“之”字。

依同一之程式,继续工作。(第 35 页倒数第 4 行至第 3 行)

按,“程式”,原稿作“程序”。下第 36 页倒数第 2 行至第 1 行:“此本日之新闻转成实体字模之

机械的程式,于焉开始。”原稿亦作“程序”。

各普通访员及法庭、市府其它政治机关,船舶消息所,经济、教育等以及旅馆、剧场、音乐、宗教及新闻部之访员,……(第35页倒数第2行至第1行)

按,“教育等”后,原稿有一“局”字。“及新闻部”之“及”,原稿作“各”。

如禁令选举及德国赔款等等。(第41页第1行)

按,“等等”,原稿作“等”。

纽约泰晤士实不啻一大学——世界最大之大学。执贄其门者,……(第42页第6行)

按,“执贄”前,原稿有一破折号,整理者遗漏。

而其保守主义,纵非全然亦必一部分因其享受……彼激烈派之极端憎恶,视美邦任何他报为犬也。(第44页第6行至第8行)

按,“为犬也”不通。原稿作“为尤也”,是。意为比其他报纸更为突出。

于傅立叶(Fourieristic)、马克思(Marxism)及列宁主义(Leninist),……(第45页第2行至第3行)

按,此处原稿作:于社会主义之社会共产主义,马克思及列宁主义,……戈宝权改稿作:于傅利叶(Fourieristic)、马克思(Marxism)、及列宁(Leninist)之社会主义,……整理本显然依据戈宝权修改之文,然又做改动,似不妥。宜均从修改之文。

反对生理解剖的医疗社会学(the medical sociology of anti-vivisection)及达达主义之艺术哲学(the artistic philosophies of Dadaism)等等,……(第45页第4行至第5行)

按,“达达主义”,原稿作“跫跫主义”。民国时译名未统一,此为戈公振自创译名,应从原文。

并有特别通气之装置,续之以巨量之新鲜空气,编输全层……(第46页倒数第2行至第1行)

按,“续之”,原稿作“续”后两点,即“续续”,意为“连续不断地”。“续续”一词本书常用。如第63页倒数第3行:“今之日应续续稳妥运输至馆中之海电消息”;第69页第6行:“唯续续向上,力量日以增加耳。”又“编输”不通,查原稿作“徧输”,“徧”为“遍”之异体字,是。

故为谋供应此巨额之原料、职薪以及新闻机械两部之及其消耗,……(第50页第5行)

按,“消耗”,原稿作“销耗”,旧时“消耗”可写作“销耗”,应从原文。

朝鲜、中国、锡兰、印度、日本、……(第51页第7行)

按,“锡兰”后,原稿有“台湾”二字,整理本佚失。

各个定户之姓名、住址、订阅日期、满期号数以及所需之发行版本数,……(第52页第7行)

按,“版本数”,原稿作“版数”,“本”字衍。

该报对于各种出版物之出售,不许退还,……(第52页倒数第5行)该报因宕账而受之损失,盖甚细微。(第53页倒数第5行)

按,两处“该报”,原稿均作“该馆”,即指泰晤士报馆。

该报虽为一营业之组织,……(第54页倒数第4行)

按,“该报”前,原稿有“纽约”二字。

雇员无需纳费……(第56页第5行)

按,“无需”,原稿作“无须”。

俱乐部中,时时举行跳舞会与游艺会,令来自各部之预会者,至此咸兴高采烈,无复以工作萦怀。(第57页倒数第7行至第6行)

按,原稿“游艺”后补一“会”字,为戈宝权笔迹,而无“令”字。此处“令”为误衍,当删。

傍植花木,由此可眺望全市,……(第57页倒数第5行)

按,“眺望”,原稿作“眺览”。

此私人餐室,仿都铎尔氏装饰,……(第57页倒数第2行至第1行)

按,“都铎尔氏”之“氏”,原稿作“式”。

以及国内外各办公署领袖……(第58页倒数第1行)

按,“公署”前,原稿无“办”字。

吾人试遐想,远方当有几多佣工,砍伐树木,……(第59页第6行)

按,“当有”,原稿作“尚有”,“當(当)”“尚”形近致误。

有时且须冒万难拼生命,……(第59页第7行)

按,“且须”不通。查原稿,“且”作“且”。此当为排印致误。

日报及其附属诸刊物,全年所发之职工薪数,约于此相埒。(第59页倒数第1行)

按,“于此”与“相埒”不能搭配。原稿作“与

此”,是。

美人乔瑟夫(David H. Joseph)氏所著《〈纽约泰晤士〉之精神与发育》一文记述一八五一至一九二四年间之事,笔墨简洁,……(第 61 页倒数第 2 行至第 1 行)

按,此为戈宝权添加,戈宝权原稿“一文”后句读,“记述一八五一至一九二四年间之事”加括弧。

报既确然成立。其报资总额乃突增致六万九千元。(第 62 页第 5 行)其因以获得多数之股权者,为独出之实际报资七万伍千元,……(第 70 页第 2 行)

按,“报资”,原稿为“投资”。该书“报”字极多,戈公振笔迹,“投”(以及“没”“设”等)右边“殳”之末笔作长点,“报”之末笔则作长捺,区别明显。

保守与激进之缺点,均应力邀,当努力排除钱利之拘泥,……(第 62 页第 7 行至第 8 行)

按,“力邀”与上文“缺点”不能搭配。辨认原稿,“邀”作“避”。“钱利”之“钱”,原稿作“浅”。

本埠编辑及其他记者,咸操管为勤,……(第 62 页倒数第 3 行)

按,“为”,原稿作“维”。“操管维勤”为古汉语句法,另如举步维艰,进退维谷等。

《泰晤士》于此寒慄之中夜,……呱呱坠地,……(第 62 页倒数第 1 行)

按,“呱呱坠地”之“坠”,原稿作“墮”。

盖电报之寄值綦昂,故较详实之消息,无不待事后邮讯之补充。(第 64 页第 2 行至第 3 行)

按,“寄值”不通。“寄”,原稿作“需”,是。

后再一八五六年,该报始一栏有标题,……(第 64 页第 6 行)

按,“再”,原稿作“在”。此当为误排。

当时读者不仅流览标题,而详读本事到底,盖属显然。(第 64 页第 6 行至第 7 行)

按,“流览”,原稿作“浏览”。

在虑事过用者目中,以为当时派克路泰晤士之建筑,……(第 65 页第 4 行至第 5 行)

按,“过用”不通。“用”,原稿作“周”,是。“过周”即过于周到之意。

《纽约通报》之彭耐氏,当时对其报敌之成功,曾作讪诮之辞曰:……(第 65 页第 6 行)因赁人作事务所,此即彭耐氏讪诮所自来。(第 66 页第 1 行)

按,“讪诮”不通。两处“讪”字,原稿均作“讥(讪)”字,是。

时值南北战争(Civil War),各通信员之消息,常较来自军事机关之友报为胜。(第 66 页第 3 行)

按,“友报”之“友”,原稿作“官”,是。“官报”即官方报纸之意。

干部人员之报效联合军者三十二人,加入同盟军者仅二人。(第 66 页第 4 行至第 5 行)

按,“报效”,原稿作“投效”。

张纸轮运困难,价格大涨,……(第 66 页倒数第 5 行)

按,“轮运”之“轮”,原稿作“输”,是。“输运”本书常用,如 63 页倒数第 3 行:“今之日应继续稳妥输运至馆中之海电消息”。

龚氏办报,非纯以赢利为目的,……(第 67 页第 7 行)

按,原稿于“龚氏”后有“之”字。

其目的盖兹欲此报勿汗阅者之目,……(第 70 页倒数第 1 行)

按,原稿无“兹”字。

目之于该报四十七年以来,首次将价格减少一分,……(第 71 页倒数第 2 行至第 1 行)

按,“目”,原稿作“因”。戈公振手写之“因”字多似“目”,故致误认。

未几此报与泰晤士市区一若百老汇街之与市政府,……(第 73 页第 2 行至第 3 行)

按,“市政府”,原稿作“市政所”。

此屋于一九〇四年一月十八日行奠基礼,由发行人之十一龄女印置基石,……(第 73 页第 5 行)

按,“女印”不成词,原稿作“女郎”,是。“基石”,原稿作“础石”,是。

因地位之逼仄,……(第 73 页倒数第 6 行至第 5 行)

按,“逼仄”之“逼”,原稿作“偪”,“逼仄”“偪仄”皆可通,应从原稿作“偪”。

彼位于四十二街、宽街及第七路尖锐三角形中之泰晤士大厦,……(第 74 页第 1 行)

按,原稿他处“宽街”,皆由戈宝权改作“百老汇街”,此处当统一。

以底层及二层为发行部及事务部,十三楼以上各层为采访部、编辑部、排字间以及善事部等。(第 74 页第 2 行至第 3 行)

按,“事务部”,原稿作“事务所”。“善事部”,原稿作“董事部”。整理本皆误认。

但其所以为此报标榜及建设泰晤士市区环境所贵,尚多于其本身之营构。(第74页第7行至第8行)

按,“所贵”之“贵”,原稿作“费”。

亦因电力而得纪录其数目,无丝毫差缪。

(第76页第1行)

按,“丝毫”后,原稿有一“之”字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陈辉,刘海龙.2017年中国的新闻学研究[J].国际新闻界,2018(1):6-20.
[2] 戈公振.世界报业考察记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7.

A Notes of Collation on Ge Gongzhen' work *A Investigation Notes on Foreign Newspaper Group*

SHAO Chunju¹, PAN Li²

(1. School of Literature,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, Yancheng Jiangsu 224002, China;
2. Dongtai Library, Yancheng Jiangsu 224200, China)

Abstract: Ge Gongzhen work *A Investigation Notes on Foreign Newspaper Group* was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Commercial Press in 2017, it had great benefit to academic circles. But there were a small amount written errors in it. This article has listed some items for analysis and rectification.

Keywords: *A Investigation Notes on Foreign Newspaper Group*; collated edition; analysis and rectification

(责任编辑:陆 勇)